

家藏  四库

[国学精读] 中华传世精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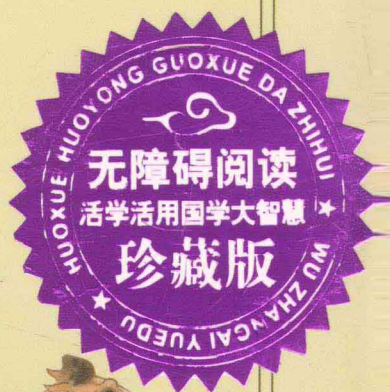
曹金洪◎主编

中国 全史

野史篇

帝王将相栩栩如生 三教九流粉墨登场
世态人情活灵活现 千古之谜亦真亦假

采古今野史的精髓，展现帝王将相的性格心理、逸闻趣事，统治阶级的钩心斗角、尔虞我诈，政治军事的丑恶内幕、血腥手段，历朝历代的民间风情，数千年奇人异士的风流俊逸、洒脱风姿，三教九流、世相百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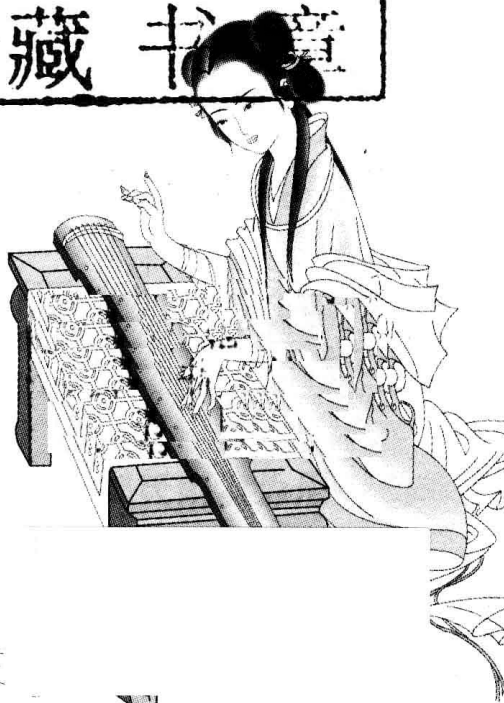
中国言实出版社

中国史 野史篇

(下)

· 曹金洪 主编 ·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中国言实出版社

第五编 五代十国篇

宫廷

朱温巧遇张全义妻女

梁太祖朱温返回洛阳，碰巧张全义携家眷在此避暑。朱温见张全义的妻子和女儿颇有姿色，顿生邪念，强迫奸淫了她们。

朱温被儿子杀死

后梁主朱温惧怕妻子张后。张后去世，朱温便纵情于声色之中。他的几个儿子均在外地，朱温便经常把他们的妻子召进宫来陪他。友文的妻子王氏姿色颇美，深得梁主宠爱，梁主就想把他的丈夫友文立为太子。次子友珪得知此事后愤愤不平，梁主因此而对友珪怀恨在心。一天，梁主让王氏召来友文，想把后事托付给友文，友珪的妻子张氏得知此事，偷偷告诉了友珪，友珪便和韩勣合谋，深夜斩杀了守门的士兵后，闯进了梁主的卧室。梁主被惊醒后说：“我早就怀疑你这个不孝的大胆贼子，真遗憾没有早把你杀了，如今你大逆不道，天地岂能容你？”友珪早已不耐烦，大喝道：“狂贼，我恨不得将你碎尸万段！”友珪的仆人冯廷谔上前便刺，一剑刺穿梁主腹背，然后用破被包裹了梁主的尸体，埋在卧室。

刘仁恭子烝母

刘仁恭骄奢淫逸，贪婪暴虐，利用大安山（今北京附近）四面悬崖绝壁的险峻地势，在山上建造了一座极其壮观华丽的宾馆，馆内住满了美女和炼药的方士。刘仁恭有位爱妾名叫罗氏，刘仁恭的儿子守光与罗氏私通，被刘仁恭棍打后与其断绝父子关系，并将其逐出幽州。

郭氏削发为尼

梁次妃郭氏，父亲叫归厚，是后梁的刺史。次妃少年时因为貌美被选入宫中。梁灭亡后，后唐庄宗入宫，梁朝的嫔妃妻妾哭泣着迎拜庄宗。朱温之子友雍的妃子石氏颇具美色，庄宗首先召见她，石氏不从，并谩骂庄宗，被庄宗杀死，然后庄宗又召见郭氏，郭氏害怕被杀，委曲从命，事后削发为尼，法名“誓正”。

饼家女为妃

淑妃王氏，是邠州（今陕西省邠县）卖饼店家的女儿，人长得非常漂亮，外号叫“花见羞”。王氏少年时被卖给梁朝前将军刘鄂做侍女，刘鄂死后，王氏无家可归。这时，明宗夏夫人已死，明宗正想再续妻室，听人说王氏生得很美，便将她收为淑妃。

戏子造反

后唐宫中戏子郭从谦造反，混战中庄宗中了流箭，伤势很重。庄宗感到口渴，想饮水，刘后自己并不去查看庄宗的伤势，只是让仆人给庄宗吃了点乳酪。刘后携带许多金银珠宝，和李存渥等人放火烧了嘉庆殿，率百名坐骑，冲出子门，仓惶而逃。路上，刘后与李存渥通奸，到了太原，刘后便削发为尼。后来明宗听说了这件丑事，命令刘后自杀。

蝶绕头上

南唐李后主的宫女中有个叫秋水的，喜欢饰戴奇花异草，发髻芳香缭绕，常常引来蝴蝶在她头上上下下飞舞，流连忘返。

宠姬闭目

讨伐江南的大将俘获了李后主的宠姬。夜晚，后主宠姬看见灯火便闭上眼睛，说有烟雾，大将赶忙换上蜡烛，后主宠姬还是不睁眼，说烟雾更大了。大将问宠姬，难道你在宫里时不曾点灯吗？宠姬说，在宫中自己的房里，每夜都悬挂一颗硕大的珠宝，珠光明亮无比，照得房间如同白天一样。

李后主事妻如母

李后主与皇后都喜爱音乐诗律，常常与皇后沉湎其中，以至荒废了朝政大事。不久，皇后卧病在床，后主终日守护在皇后身边，煎好的药都要亲自尝过后才给皇后吃。为服侍皇后，他接连几夜和衣而眠。

黄保仪容态绝世

南唐后主的保仪黄氏，容颜华美，举止端庄，堪称绝代。黄氏一举手、一投足，顾盼颦笑，无一不令人称绝。她的书画、技艺却全部出于自然天成。



流珠

南唐李后主有位嫔妃，后主御名叫她“流珠”。流珠天性聪慧，弹得一手好琵琶。李后主因怀念昭惠后，想整理出她的旧曲子，环顾左右没有人知道，只有流珠能够毫无疏漏地追忆出来。

天水碧

南唐后主李煜的一名妓妾，曾漂染一块浅蓝色衣料，衣料晾晒在外，夜间忘了收回，染上了露水，谁知颜色却更加鲜亮明丽了，李煜非常喜欢。从此宫中的人都争着收集露水用来染制衣物，她们把这样染成的衣料叫做“天水碧”。

七夕延巧

南唐后主李煜，每年七月七日便依据民间风格摆设宴席，还下令准备红白绸缎百匹，堆砌成月宫天河的样子。

扇子亭

李嫔妃奉事中宗刘晟，极得中宗宠爱。南海有个苏子园，幽静美丽，久负胜名。中宗私自携嫔妃行至此处，在绿蕉林中酌酒小憩，还在蕉叶上书写“扇子仙”的字样。后来有人在这里建筑一座亭阁，以这件事为由，起名叫“扇子亭”。

后唐主扮戏

后唐主庄宗擅长音乐诗律，有时便自施粉墨，同戏子们在宫廷中表演。后来，庄宗被宫中戏子郭从谦杀死。

服丧期间的晋出帝

冯后丧夫寡居，颇有姿色，晋出帝很喜欢她。晋高祖逝世，灵柩还在停放，出帝在服丧期间便娶了冯后。出帝对近侍大臣们说：“我今日做新女婿了，怎么样？”皇后与近侍大臣们都高声大笑，笑声传得很远很远。

钱杨解仇

杨行密下令田頔攻打钱塘，钱缪感到情况不妙，忙派儿子元璟前去求和。元璟长得英俊清秀，行密相中元璟为婿，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元璟，而后下令退兵。想当初，杨钱两家视为仇敌，杨行密常用大绳索穿钱贯，叫做“穿钱眼”。钱缪听说后，每年杨柳发新芽时，便用大斧砍折，叫做“砍杨头”。至到元璟与杨家通婚，这种做法才告结束。据考证，杨行密与一块起事的刘威、陶雅等人，号称三十六英雄。

归郎进献金帐

小吏归守明，年方少年，美皙如玉，深得闽王延钧宠爱，闽王把他唤作“归郎”。闽王患有风疾，归郎就在宫中侍奉闽王，这就使归郎有机会与宫中婢女金凤私通。院使李可殷曾与归郎亲昵，归郎让他在长春宫造一顶缕金五彩九龙帐，帐上织八龙，闽王为一龙，合为九龙。金帐做成后，极其华丽，归郎把金帐进献给了闽王。

长老问夫人

文昭王夫人彭氏，曾去报恩寺烧香。寺中长老问夫人：“你是谁家的媳妇？”妇人听了大怒，香未烧毕便匆忙返回宫中。文昭王感到惊讶问她：“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夫人说：“今日好扫兴，被老秃驴问我是谁家的媳妇，媳妇是轻贱称谓，怎么能对我这样的人讲呢？”文昭王笑着说：“这是禅机之礼，夫人可以回答，弟子是彭家的女儿，马家的媳妇，长老立刻便明白了。”夫人说：“如此说来，是我缺少见识了。”

以扇酿酒

蜀后主有一把扇子，可以盛五升水，过一会儿这些水便酿成了美酒。蜀后主常常用这些酒灌醉宫女。当时有人说，实际上扇子当中有夹层，夹层中装着酒，蜀后主用这种幻术来取悦宫女。

教妾骑射

太祖的元配妻子刘氏，曾经随太祖征伐疆场，刘氏聪明伶俐，足智多谋，经常习兵练武，还常常教授其他侍妾骑射之术，让她们辅佐太祖。

帝王

梁朝的建立者朱温

朱温(852—912年),唐宋州砀山(今江苏砀山县南)人。他出身于一个破落的秀才家庭,早年丧父,与母亲一起受佣于人,过着穷苦的生活。黄巢起义时,他投身于起义军,成为军中一员骁勇的战士。黄巢入长安后,朱温投降唐王朝,被唐僖宗赐名为朱全忠,成为唐王朝镇压农民军的一只得力的鹰犬,因战功被任命为宣武军节度使(治所汴州,在今河南开封市)。

拥有汴州后,朱温审度时势,看到唐王朝已经日薄西山,对天下失去了控制力,拥有地盘和军队才具有控制天下的能力。所以他以汴州为中心,四处扩张,战胜了蔡州秦宗权、徐州时溥等强大的藩镇,先后吞并了河南河北大部,成了中原地区最大的藩镇。在他的扩张斗争中,朱温所遇到的最大的对手就是李克用,这个少数民族将领也因为镇压农民起义有功,而被唐僖宗赐名为李克用。李克用占据河东(今山西大部),与朱温相抗衡。朱温采用两面同时进攻的战术,一方面利用朝廷,向李克用施加压力,使李克用在道义上处于被动,另一方面对依附于李克用的小藩镇打拉结合,从军事上孤立李克用,他的这一系列战术,果然生效,李克用在同朱温的争斗中,终于没能牵制朱温,从而使他具备了支配唐朝廷的实力和机会。

朱温战胜李克用之后,一路西行,率军入关,直接干预朝政。他觉得都城长安离自己的老窝汴州太远,不便于控制,便强行将都城迁往洛阳。在洛阳,他杀掉了自己不满意的唐昭宗,立了一个才13岁的小皇帝,真正行使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力,天子和朝廷玩于股掌中。后来他对这样的权力也不满足了,在汴州大修宫殿,催促宰相率百官速让哀帝禅位,自己迫不及待地当上了皇帝,建立了梁朝。

不过他当皇帝之后不久,便内外交困,外有李克用之子李存勖的进攻,内有诸子的夺权斗争,加之他晚年荒淫无耻,终于丧命于自己的亲生儿子之手。

话说847年,唐宋州砀山县,穷读书人朱诚(朱温的文案),守着一屋典籍,满面愁容。妻子王氏默默地坐在他的身边,有意想与他说几句话,但是又不知从何说起,只得摇着头,低声叹息。朱诚无意理会王氏的叹息,这些年来他听得太多了。每当他科考失意之后,王氏总是用这种态度来表示她的惋惜愁苦。

朱诚是本乡的一个教书先生。他本出身于一个读书人家,世世以读书为业,大大小小都挣得了一点功名。可是他虽然饱读诗书,被当地人称为“朱五经”,可却总与科举无缘,年年科考,总是名落孙山。今年,是他年近不惑之时,他本来鼓足气力,想再搏一次,为自己创一条新的人生道路,也为那几个日渐长大的孩子创一番富贵。可是没想到还是命运不济,再次落榜。他当时在长安本来都不想回来了,可是想到还有三个孩子,还有那与自己共患此难的夫人,他还是忍着心灵的伤痛,回到家乡。

他回来之后不久,由于心里过于压抑,情绪越来越坏,身体也越来越差,连基本的体力活也不能做了。朱诚自知他既不可能在功名上求得多大的成就,在生命时间表上也没有多少时间了。一天,他心事沉沉地对王氏说:“夫人,我朱诚枉读满腹诗书,挣不来一点功名以养活你们母子,好惭愧啊!”王氏安慰他说:“你千万不要这样想,只要我们将孩子哺养大,他们将来会有出息的。”“可是我可能

等不到那一天了……”“不，你会好好活下去的，你什么也不要想，我会尽力操持这个家的。”王氏不想听这些不吉利的话，急忙打断了他。

可是事情还是不幸让朱诚料中了，一年后，这位被人称为朱五经的朱夫子，终于在失意和贫穷中去世了。临走时，三个孩子和王氏都在他的身边，王氏流着泪，痛苦地摇着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朱诚艰难地说：“我在萧县（今江苏萧县西北）有一个同乡，与我有同窗之谊。我走后，你带着孩子到他那里，他会收留你们的，到时候过得怎样你们不要计较，只要有个吃饭的地方就行，记住了吗？”王氏含着泪，点头答应。

朱诚所说的那个同窗，名叫刘崇，他与朱诚当年曾在同一师门学习，后来同时进京应考，朱诚数榜不中，可他一举成名，当上了个县官，并凭借着他的精明和钻营，在萧山县置办了一份家产。将全家老小都迁到那里去了，临走时，当然来向朱诚辞别过，还说了些有事来找他之事类的话。

其实刘崇那时只不过说些客套话，他打心里有些看不起这个倒霉的同学，也不想真的在生活上帮他多少。因此他来到萧县后，早将他所说过的话忘了。

这天，一个自称姓王的妇女带着三个孩子来到他的庄园门口，向把门人通报：“请转告你家老爷，说我们是他的同乡朱诚的家人。”“朱诚？”刘崇大惊，在他的记忆中，这个人已经消失很久了，乍听到这个名字，他还有点反应不过来。还是他的母亲刘老夫人记性好，说：“不就是你那个同学吗？快去把他们请进来吧。”刘崇这才来到门口，见一个女人带着三个孩子，那三个孩子头上还带着孝，心里明白了几分，他走到王氏面前，还未说话，王氏就拉着三个孩子跪了下来：“朱诚未亡人王氏见过刘大人。”“刘伯伯！”三个孩子也齐声叫道。刘崇把他们扶起来，说：“都是自家人，不必这样多礼，快进屋去吧。”

进到屋中，他们又见过刘老夫人。王氏哭哭泣泣地将朱诚的死诉说了一番，并表明了请求收留之意。刘崇听后，先让人把他们娘四人带到房中去休息，然后同母亲一起商量王氏母子的事。他说：“我救济她一两天还可以，让他们住下来，我可没有这个能力。”“是真没有这个能力还是没有这个心思？”刘老夫人知道儿子的想法，讽刺道：“我与朱诚是有过同窗之谊，但我却没有为他哺育后代的义务。我最多在他们的生活上给一些关照就是了，我不想让他们住在我的庄园里。”“你这个没有人性的东西，朱诚当年与你的情谊怎样，为娘的不是不知道，他没有挣得功名也不是他的能力不如你。他活着的时候，没有来求你一下，现在他死了，你让王氏这孤儿寡母怎么过？连你这样的同学都不收留他们母子，他们还能到哪里去？”母亲的话触动了刘崇，有老夫人的保护，他是不敢将王氏母子赶走的。他转念一想，王氏正在壮年，家耕蚕织拿得起来，三个孩子虽然还未成年，但一个个都长得健壮结实，他日长成人后是不错的劳力，于是便决定收留他们。

这样，王氏在刘家为佣，三个孩子也要不停地劳作。王氏的三个儿子，老大叫朱昱，老二叫朱存，老三叫朱温。随着年月的增加，他们三个也渐渐长大了。不过成人之后，他们却性情各异。老大朱昱老实本分，尽心于刘家种田，老二朱存与老三朱温却不安于劳作，尤其是朱温，尽管长得高大健壮，每天好像都有使不完的劲儿，但他的力气却不想往田里使，一年到头几乎不到田中去，整日游手好闲，欺凌乡邻。乡里人对这个外来的野孩子十分恼火，不时跑到刘崇那里去告状。刘崇当初收留下他们，就是想让他们好好为自己种地，哪还容得下朱温如此放荡撒野呢？于是每当有人来告状，朱温总要被刘崇带着几个家人痛打一通。每次打朱温时，刘崇总要质问：“我把你养这么大，难道你就不想做点正事来报答我吗？”朱温也总是不服气地说：“大丈夫须挣功名于远方，你若真想等我的报答，就让我出门去，不挣个高官厚禄回来，我甘愿来世再给你当牛作马！”刘崇听罢，怒不可遏：“你这个穷小子，连个自己都养不活，哪还有什么能耐挣什么功名？分明是用狂言来耍戏于我，给我狠狠地打！”

不过在刘家，有一个人对朱温却特别喜欢，那便是刘老夫人，老夫人见朱温长得高大魁梧，聪明机敏，虽然好动不本分，但却有着寻常孩子所没有的高傲气质，所以老夫人从不拿他当仆人对待，而

是像慈母一样关心他,从小就亲手为他梳发洗衣,长大后也更是倍加偏爱,刘崇每次打他,都要背着老夫人,如果让她知道,她是决不会答应的。所以每次朱温挨打之后,刘老夫人总是非常气愤,把刘崇狠狠地训斥一通,说:“你们不要这样对待这个孩子,他虽然现在只是个仆人,但你们没有看出来吗,在他的气宇间,哪有一点平庸孩子的习气?你们要善待他,若动不动就打他一通,将来要遭报应的。”老夫人的话,刘崇当然没有听进去,但朱温却牢牢记住了,他暗想,一定要找一个机会,出去闯荡一番,干出点名堂来报答老夫人。

挨打并没有让朱温回到田间,他还是在乡下游荡,无所事事。王氏还想给他再讲些什么,可是朱温也没有心思去听,依然我行我素,在乡下当他的“小霸王”,当然在刘崇的面前,他还是个时时都可能挨打的仆人。

874—879年间,唐王朝的社会矛盾已经发展到了最严重的程度,经济凋弊,民不聊生,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百姓们再也忍受不住了。于是河南、山东地区经常有人揭竿而起,反抗唐朝,其中以王仙芝与黄巢最为强盛,他们频频在曹、沂、宋、汝、邓一带活动,他们打富济贫,给绝路中的百姓以希望,许多人都前去投奔他们。

黄巢大暴动的消息传到萧县,朱温得知后,非常向往。一天他对母亲说:“我想去投奔黄巢。”母亲很惊慌,因为不管当时黄巢的声势多大,那毕竟是在造反,造反行吗?母亲一生没有见过世面,一想到要造反,心里哪还有主张呢?好在二哥很赞成,说:“走吧,在这个地方有什么好,还不是给别人卖命,我们出去闯荡,说不定还会有出息的。”“不行,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不让你们走,你们还是好好地在家待着吧。”母亲眼含热泪,执意劝阻。“是啊,现在成天打仗的,说不定哪天你们被打死了,叫我和母亲怎么办?”大哥话虽不中听,但也说在情分上,朱温一时也没有找到合适的理由,再说刘老夫人自小就关心着自己,自己即使想走,也得要同她说一声才是啊。想到这里,朱温也就不再提出去的事。

一天朱温与几个人赌博输了,为还赌债,他回到刘家,悄悄地将刘家一口放在库房里的旧铁锅偷了出来,想拿出去卖掉。不巧被一个家人发现报告了刘崇,刘崇当即带着几个人去追,在半路追上后,将他捆绑起来,推推搡搡押回刘家。刘崇一边走,一边咬牙切齿地说:“我这次非把你的手打断了不可。”

回到家中,刘崇先封锁消息,不让母亲知道,然后将朱温关在一间小屋里,叫来几个身强力壮的仆人,要好好地教训一下这个不听话的家伙。谁知朱温的母亲王氏得知三儿子又闯祸之后,星急火燎地跑到刘老夫人那里,请老夫人赶快去救朱温。刘老夫人一听,拖着一根木棍,急忙来到关押朱温的小屋前。只听得里面刘崇还在发誓似地喊着:“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我今天不好好收拾你,我就不是人养的!”“那你说是谁养的,难道是畜牲养大的不成!”刘老夫人大声说着,狠狠地将门推开。

刘崇见母亲站在门口,知道今天的事准又不成了,但还是故意嘴硬:“今天这事您别管,这个不中用的东西就是被您惯坏了的。”“你有什么用?你那九泉下的同学要是知道你这样对待他的儿子,说不定他的阴魂会来找你算账的。”母亲毫不留情地斥责道。“今天这事不一样,他偷家里的东西,这样的人不教训,将来还不翻天?”“我看你倒是要翻天了,你什么时候把我这个当娘的放在眼里了?”



黄巢像

今天你实在想教训朱三也好，不过你打他多少下，也就先打我多少下，否则我这条老命也就不要了。”刘老夫人用木棍使劲地顿着地，倔强地说。“老太太……”朱温听罢，感激得不知说些什么。

刘崇拗不过母亲，只得先将朱温放下，临走时，恶狠狠地说：“你记住这件事，哪天我会收拾你的。”刘崇走后，朱温跪在刘老夫人面前，磕头说：“老夫人的大德，朱三终身不忘。”刘老夫人说：“别说这些话了，你快去看看你母亲吧，她这会儿还急得坐立不安哩。”告别刘老夫人之后，朱温来到母亲的房中，见母亲正在擦眼泪，便安慰说：“母亲，你不必担心，我没事，我这不是好好地回来了吗？”母亲说：“孩子，你以后就好好地在家种地，不要再惹祸了，行吗？”“不，我不能再过这种寄人篱下的日子，我要出去自己闯天下。”

朱温正说着，大哥和二哥都来了。他们得知今天朱温差点挨打，心里也很着急。听到朱温说的话之后，二哥朱存说：“三弟说得太好了，我也想与你一起出去，要不我们这就走吧。”大哥不同意，说：“你们以为一出去就什么都有了，说不定连命也保不住呢。”“就是死也比在这里受气舒畅。”朱温坚决地说。母亲见他决心已定，一想到今天的情形，也觉得让他出去或许会好些的，便不再反对了。此时朱温想起了刘老夫人，心里正盘算着用一种什么方式去向她告辞，就听得门口传来了刘老夫人的声音：“你们一家子在一起商量着什么呢？”朱温等刘老夫人走近后，说：“我不想在这里待下去了，我想到外面去闯荡。”刘老夫人平静地说：“是啊，我早就看出你不是一个在家里待得下去的人，更不是一个甘居于人下的人，我之所以喜欢你，就是看中了你这一点。你已经长大了，只要母亲没有意见，你想到哪里去就去吧。”“多谢谢老夫人！”朱温又一次跪在她的面前。当晚，朱温就告别母亲、刘老夫人和兄长，同二哥朱存一起，乘着夜色，走出了刘家大院，向黄巢的军营走去。

朱温与兄长朱存加入起义军时，正是黄巢大量扩军之时，成千上万的贫苦百姓一批批地来到军中，起义军队伍不断壮大。朱温和兄长来时，先编排在一个小队中。朱温此时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解脱感，他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再也没有在乡下时的那种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他成天都有使不完的劲儿，特别是每次行军打仗，他的脑子显得特别灵活，加之他身强体壮，作战中他总是最显眼的一个人，别人打不下的硬仗他能打，别人想不到的事情他能有所预料。因此他不久便提升为队长，成了起义军中的一员勇士。

在安徽亳州的一次战斗中，朱温带着他那一队战士去攻城，城高濠深，仗打得十分艰苦。朱温他们几次冲击，都被打退。朱温急红了眼，他带着哥哥朱存和十几个战士，扛着几根云梯，冒着雨点般的箭，冲到城墙边上。两个战士在城墙根上扶着云梯，他和哥哥两人以最快的速度朝城墙上爬去，其他的战士也学着他的样子，拼命地冲击。

守军见来了这些不怕死的人，心里也不禁紧张起来，他们不停地放箭射击，朱温全然不顾，一鼓作气往上爬。刚来到城垛上，就有两个唐军向他扑过来，他躲过大刀，迅速取出衔在嘴中的钢刀，顺势向唐军砍去。一个人头喷着血浆，朝城下滚落。另一个吓呆了，还没有回过神来，就被朱温砍死了。

朱温登上城墙，二哥朱存也爬了上去，兄弟俩一前一后，在城上猛杀起来。唐军见有人上城，以为城快要保不住了，人心大乱，一个个无心应战，一边打一边退，后来的士兵也一个个地冲了上来，守军终于溃不成军，向城中退去。朱温下令打开城门，后继部队立即潮水般地拥进城中，占领了此城。

战斗结束后，黄巢特意来到朱温所在的队中，表彰他勇猛作战的功绩。朱温备受鼓舞，以后作战也更加勇敢了。

后来，起义军打到福建，朱温在黄巢的统帅下，已经日渐成熟起来了，也从队长提升为小校，成了起义军中最能打硬仗的将领。黄巢也对他格外器重。不幸的是在一次战斗中，与他相依为命数年的二哥中箭身亡了，对此朱温着实伤心了一阵子。不过由于当时战事实在太紧张，他也无暇想得太多，战争使他从失去亲人的痛苦中解脱出来。

黄巢起义军从北到南,由福建打到广州,横扫了中国的东半部,极大地动摇了唐王朝的统治。但黄巢是个很有雄心的领袖,他并没有满足于在南方的胜利,而是挥师北上,扩大战果。起义军从广州出发,进入湖南、湖北,在这些地方与官军打了不少苦仗,不过最终都以起义军的胜利而告终,因此起义军越战声势越大,越打队伍越庞大,朱温也由一员校官,提升为偏将军,成了黄巢军事集团中的得力战将。

880年,黄巢起义军转战浙西、河南,突破潼关天险,直逼长安。唐僖宗率领百官匆匆地逃离长安,躲避到汉中。12月,起义军开进长安,黄巢在长安称帝,建立了大齐政权。

不过唐王朝并不甘心失去长安,他们调集全国各地的兵马,企图一下子将新生的大齐政权消灭。僖宗命令宰相郑畋为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率诸道官军进攻黄巢。黄巢急忙命令朱温将部前去迎战。这时朱温审度形势,给黄巢献了一计。他说:“如今唐军大举反攻,自在预料之中,但现在唐军江淮的给养线已经控制在我军的手里,他们现在的给养则主要来自荆襄,如果不断其运输之途,我军总会处于被动挨打之中。若要彻底解决问题,还须斩断其根。依臣之见,我军最好不要与唐军在关中相拼,而应主动出击,到关外去,截断唐军的给养线,让他们不战而退。”

黄巢接受了朱温的建议,任命他为东南成行营虞侯,率军攻取荆襄路的要冲邓州(今河南邓县)。朱温率军从长安东进,来到邓州,在这里苦战一月,攻下邓州,活捉唐邓州刺史赵戒。黄巢十分高兴,当即任命朱温以其部镇守邓州。然而唐王朝荆襄给养线被攻下之后,它在成都的势力依然还是很强大的,唐僖宗逃到成都之后,利用唐王朝旧有的影响,号召天下兵马进攻长安。随着入关同起义军作战的官军日渐增加,起义军被围困于长安一带,粮草都得不到补充,形势十分严峻。

在这危急的时刻,黄巢想到了朱温,他将朱温从邓州召回长安。可是就在朱温镇守邓州的一年多里,大齐政权内部发生了很大变化,朝中大臣嫉妒朱温的功劳,时常在黄巢的面前挑拨,还建议黄巢削弱朱温的权力。大敌当前,黄巢尽管不敢失去这员大将,但他终于还是作出一种不利于大齐的选择。

当时大齐政权的主要威胁主要来自于长安的西南部的汉中和东北部的河中,黄巢知道朱温能征善战,便将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他,任命他为同州(今陕西大荔)刺史,不过这个官并不是送到他面前的,而要他自己攻取。而此时的同州也是唐王朝保护的重点,四面都布有重兵,即使攻取了,如果没有后援,也难以守住。尽管如此,朱温还是领命前往。

经过苦战,朱温攻克同州,原刺史米诚逃奔河中。但同州附近的唐军则像铁桶一样,将朱温团团包围。朱温一面给长安去信求援,一面主动出兵,向河中城区进攻。但由于河中兵力太盛,朱温的进攻没有奏效,只得退保同州,连连请黄巢增派援兵。大齐政权中掌握枢要的知右军事孟楷嫉妒朱温的战功,想借此置他于死地,于是便一直没有发兵相救。

朱温见救兵不到,心中愤愤不平。唐河中招讨使王重荣乘机派人前来诱降,说只要他肯归顺朝廷,朝廷将会给他享不尽的功名富贵。朱温此时正对黄巢怀恨在心,在王重荣的劝诱之下,终于,乡村流氓无产者的本性又暴露出来。9月,朱温杀掉监军严实,投降唐王朝。远在成都的僖宗闻讯大喜,立即下诏授朱温为左金卫大将军,河中行营副招讨使,并赐名朱全忠。朱温为讨好王重荣,自称母亲王氏与重荣同姓,认为他舅父。自此朱温又率官军加入了镇压起义军的行列,所至大行杀掠,毫不手软,成了唐王朝镇压黄巢起义的一只得力的鹰犬。

在唐军与叛将朱温的联合攻击之下,黄巢在外围的兵力越来越弱了,长安城处在唐军的层层包围之中,不得不撤离长安,退往陈州(今河南淮阳市)一带,唐僖宗从成都回到长安,唐朝百官也纷纷回到京城,京都好像又显得热闹起来了。

朱温因镇压起义军有功,受到唐王朝的嘉奖,被任命为宣武军节度使(治汴州,今河南开封),负责清剿黄巢在东南的残余力量。朱温有了汴州,就意味着他有了自己的势力范围。此时的朱温对唐

王朝的形势已十分明了,他深知唐僖宗对各地局势已失去控制,各地藩镇纷纷拥兵自立,割据一方,仅唐朝授一个节度使的官衔没有多少意义,关键要自己足食强兵,建立稳固的势力范围。因此,在对黄巢军的作战中,他便不肯像过去那样充当先锋了,而是以攻城略地为首要目的。对于其他藩镇,他也是野心勃勃,能吞则吞,不到半年的工夫,他已经将汴州城附近的几个州县都据为己有了。

至中和四年(884年)年初,对黄巢的作战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候,为了加强与黄巢作战的力量,节省自己的兵力,朱温与徐州节度使时溥、忠武节度使周岌共同请河东节度使李克用率军镇压起义军。李克用本为沙陀人,拥兵据有雁门(今山西代县)一带,后被唐朝召入关中镇压起义军,率先攻入长安,黄巢退出长安后,他被任命为河东节度使。他也时时有进攻中原的野心,想通过镇压黄巢而扩大自己的地盘,所以接到朱温等人的请求后,他立即挥军南下。三月,抵陈州一带,与朱温等人合兵,向黄巢军频频进攻,黄巢寡不敌众,引军北上,想进逼汴州,但在中牟境内被李克用与朱温击败,退往兖州方向。六月,遇害于狼虎谷(今山东莱芜市境)。

黄巢北退时,李克用曾追至冤句(今山东菏泽),因粮尽退还汴州。朱温将克用请至城内,安排在上源驿下榻,并大置酒宴,为克用洗尘。当年李克用只有29岁,一只眼有些小,时人称为“独眼龙”,虽然朱温对他十分周到,恭恭敬敬,但他自恃功高势重,根本没把兵少将微的宣武节度使朱温放在眼里。乘着酒兴,在席间问起朱温当年在黄巢军中的情况,朱温一时竟不知从何说起,他明白了李克用此时正在嘲笑自己当年加入了黄巢军,把自己当作一个反贼来戏弄。当时朱温部将多在席中坐陪,他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像猪肝一样,难看极了。

李克用却全无察觉,依然一边饮酒,一边狂言不止。朱温对李克用在大众场合下揭他的短十分恼怒,心中暗暗酿起报复念头。他装作对这些毫不在意,与诸将轮番向李克用及其随从劝酒,傍晚罢宴时,克用及其随从多酩酊大醉。入夜后阴云密布,远处的闪电与雷声渐渐移近,朱温召来部将杨彦洪商讨除掉李克用一事。杨彦洪转动着眼珠子,想了一会儿说:“下官有一计可以致那独眼龙于死地。”“什么妙计?”朱温着急地问。“河东军今天被大人灌得烂醉如泥,他们一到驿站,准会倒床就睡,而且一睡就会像死猪一样,所以大人只需要派人用大车堵住驿站外的大路,然后率精兵攻打驿站,再放一把火,不把那独眼龙烧成个焦龙才怪哩。”朱温还是不放心,问道:“万一敌人醒过来,夺路逃跑怎么办?”“这事容易极了,我在暗处,敌人在明处,大人可令士卒搭弓上箭,只要见到敌人骑马想跑,就乱箭射之,不怕他不死。”“好,果然是妙计。”朱温高兴地叫道。

当晚,朱温依计而行,至午夜时分,亲自率军包围了驿站,与守驿站的李克用的亲兵短兵格杀,又命人放起大火,要烧掉驿站,这时李克用正酒后酣睡,丝毫没有听到外面的厮杀声。侍从郭景铤急忙吹灭蜡烛,扶克用藏到床下,用凉水将他浇醒。克用拿起弓箭冲出室外,听得驿站外喊声震天,自知朱温已将驿站团团包围,也顾不上在门前拼杀的亲兵,带领身边的随从越墙突围。这时,雷电交加,大雨倾泻。克用走出好远,朱温才率人追去,快追到城南门时,朱温见前面隐隐约约地有一个人骑马飞奔,马上拈箭弯弓,一发命中,走近一看,部将杨彦洪已中箭死于地上,朱温懊丧不已,急令继续追赶。但李克用已由城上缒绳而下,逃往自己军中。

第二天,李克用便率兵撤回河东,临走时派人送来书函一封,谴责朱温。朱温吓破了胆,唯恐李克用发兵报复,忙复函道:“昨夕事变,朱温委实不知,恐是朝廷遣人与杨彦洪合谋而为,今彦洪已伏诛,还请公等谅解。”送出复函,朱温仍忐忑不安,唯恐李克用大军压境,好在李克用此时尚惊魂未定,无心与朱温交兵,径直回到了河东。

得到李克用全军退回河东,朱温这才松了一口气,又把精力放在对地盘的扩充上。此时他的家底并不太厚,除了在黄巢的时候所得到的那些兵马之外,他归顺唐朝后,只得到一些虚衔,朝廷并没有给他一兵一卒,唐主让他来到汴州,也是想让他占据这个有利地势,好与黄巢较量一番。在与黄巢的作战中,他每打一地,就占据一块地盘,将那里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慢慢地,他在汴州的实力越

来越强了,周围的藩镇也轻易不敢与他相争。在汴州,他站稳了脚跟。

来汴州前,朱温就思忖着如何迎取老母,如何衣锦还乡,但来到后,一直战事不断,而且黄巢军还在兖、徐、曹一带活动,使他无法前往徐州萧县。黄巢被镇压之后,他与李克用的冲突也告一段落,朱温又想起了家中的老母,便派人前往萧县。

再说寄居在刘崇家的王氏与大儿子朱昱,在朱温走后,着实提心吊胆地过了一些日子。后来见没有官府来追究,他们转而担心朱温兄弟的生命,见他们一走这么多年,音讯全无,以为他们早战死了,所以就没有再去想他们。这天刘家大院突然来了一队车马仪仗,为首的官员称他们是汴州节度使朱全忠朱大人派来的,要接朱老夫人。王氏和朱昱得知后,吓得要死,以为朝廷来追查他们来了,两人慌忙从刘家后门逃出去,躲到邻居家中。使者见不着王氏,便找刘崇,刘崇此时也吓得不知该如何是好,暗自后悔当初收留下了王氏母子,惹下这说不清、道不明的祸害,说不定还性命难保。母亲刘老夫人说:“去见见他们吧,没有什么可怕的,朱老三和朱老二是在我家住,朝廷实在要追查,你想躲也躲不掉,凡事看坦然一些,是死是活,由天去定吧。”

刘崇无奈,只得来到前厅与使者相见,使者没有像那些官府的老爷们那样神气活现,他们见刘崇之后,说:“我们要见朱老夫人,我家老爷说要接老夫人到府中去。”“敢问你家老爷是尊姓大名?”“朱全忠。”“朱全忠?”刘崇重复着这个名字,摇着头说:“没有听说过。”“不管怎么样,还是请你赶快去把老夫人请来,老爷说要早些接老夫人去。”刘崇见官府没有来找麻烦,只是想请王氏,心里就踏实了,他一边往邻居家走,一边想:“这朱全忠是谁呢?莫非是那个朱老二?不对,朱老二恐怕不会干出这样的事来,是朱老三?”刘崇想到这里,心里不禁乱跳起来,他当年的种种情形又浮现在眼前,“他朱老三能当节度使?!我不相信。”他极力安慰自己。见到王氏,刘崇把使者的来意向她说了一遍,说:“你不必害怕,官府不是来找麻烦的,他们说那汴州节度使是你的儿子,想请你到府中去享福呢。”王氏摇着头说:“我那两个儿子一个老实得像木头,一个又滑头得没有一点德性,他们恐怕早就不知死在何处了,这个汴帅恐怕是弄错了。”刘崇安慰她说:“错与不错,等见过使者后再说吧,你快去,人家都等了好长时间了。”见过使者,王氏还是极力否认,使者再三解释,从朱温投奔黄巢军说起,说到投降朝廷,赐名来全忠,又说到如何作了节度使。王氏热泪盈眶,她简直不敢相信当年那个游荡闯祸的朱老三,现在竟成了镇守一方的父母官,她擦擦眼泪,说:“我那,那朱三现在真的在汴州当大帅?这小子,这小子……”刘崇走到王氏的面前,陪着笑脸,低声说:“恭喜嫂嫂,你和我朱大哥养了个好儿子啊!”王氏从来没有听见刘崇如此客气地对自己说话,所以这话听起来还很不顺耳,不过她不是那种倚势欺人之辈,对刘崇的这种露骨的巴结讨好,她没想到去讽刺他几句,只是说:“那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他大难不死,能捡条命回来我就满足了。”使者见王氏心情平静了,说:“奉大帅之使,除迎朱老夫人外,还要迎刘老夫人一同去汴府。”王氏听说:“这孩子,还算有点良心。”

刘老夫人知道后,高兴地说:“我早就看出这孩子不一般,没想到他果然有了出头之日。”刘崇在一旁听了,羞红了脸。第二天,王氏与朱昱、刘崇母一道前往汴州。

快到汴州时,朱温率部迎到郊外,大张礼乐。城中居民里三层,外三层,前来观看这位大帅迎奉老母的仪式。见到阔别已久的母亲,朱温一下子就跪在老人家的面前,哭着说:“不孝儿拜见母亲!”母亲下轿,将他扶起来,说:“快快起来吧,没想到我这条老命还能活到看到你,我太高兴了,太高兴了。”接着对朱温说:“快去见你刘老夫人吧。”朱温又来到刘老夫人的轿前,行大礼道:“朱温拜见恩人刘老夫人!”刘老夫人说:“不必多礼,你现在是一州的父母官,不必对老身如此。”朱温激动地说:“不,在我不幸的时候,是你保护了我,我什么时候也不会忘记您的大德的。”

迎接活动进行了很长时间,汴州城里的百姓也看得入了神,从前他们都觉得朱温是个草寇出身,只知道抢杀,不懂礼仪,见到他对母亲和刘老夫人的那份敬重的神情,他们开始改变了对朱温的印象。

回到府中,朱温为他们和刘老夫人及兄长举行欢迎宴会,为母亲接风。席间,母亲一改入城时的那种笑容,问朱温:“你二哥呢?怎么不见他来见我?”朱温脸上的肌肉动了一下,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说:“他在福建之战中阵亡了。”母亲沉默着。

许久,母亲才从失子的哀伤中解脱出来,对朱温的态度却没有开始那么热情了。朱温此时志得意满,没有察觉到母亲的不高兴,依然海阔天空地谈着,说到高兴处,还不时地拍着桌子。特别说到他的功名时,他那份得意实在叫王氏忍受不了。朱温对母亲道:“朱五经辛苦一生,未得半点功名,不过如今有个当节度使的儿子,他也可以无愧于先辈了。”儿子竟然直呼父亲的外号,还自以为超过了老子,这是极不知礼的。王氏当然不快,她觉得自己该说说这个狂妄的儿子,否则将来还了得?过了许久,她缓缓对儿子说:“你现在为节度使,固然英雄,但行义未必比你父亲强。”“母亲怎么这么说?难道儿还有什么做得不好?”“难道你还没有想到你做错了什么?”母亲愤怒地问道。朱温还是莫名其妙地望着母亲。母亲指着他的鼻子说:“你二哥与你一同离家,他战死在异乡,你功成名就,衣锦还乡,当然得意,但你为何没有想到你二哥在异乡的孤魂呢?从我来到汴州起就觉得事情有些不对,没想到直到我问你,你才说出他的死讯,你说得多么轻松,就好像那是个外人一样,而且你回老家接我和你大哥,为何留下二哥那孤男稚女在乡下不管,你叫他们怎么想?让你二哥那异乡的孤魂如何得到安宁?像你这等无情无义的英雄,有何可取之处呢?难道你的先人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吗?”

母亲的一番数落,使朱温大感理亏,深觉愧对二哥。他不敢看母亲那严厉的脸色,头一下子低下来,跪在地上,向母亲谢罪:“儿知错,请母亲恕罪,我这就派人去老家接二嫂一家来汴州。”

朱温在汴州与母亲和刘老夫人等亲人团聚后,实现他衣锦还乡的愿望,但他还有更大的野心,他发觉这是一个以强凌弱的时代,只要有地盘,有兵力,就是朝廷也惧怕他七八分,因此他把自己的胃口放得更大了,他要吞下更多的地盘,让自己成为藩镇之王。

汴州,对朱温来说只是一个起点,他的眼光在中原甚至天下。这时汴州附近的一些州县都已为他所有,他的势力也一天天强大起来了。不过朱温若称雄还有许多艰难的路要走。首先汴州南北左右布着大小十余个藩镇,他们都觊觎着汴州朱温这个突然崛起的力量,他们不会轻易地归服于这个新崛起的军事集团,会用其全部的精力阻止甚至来消灭朱温。而朱温要想打开局面,首先也必须从他们开始。于是,一场兼并群雄的战争开始了。

汴州四境力量最大、最能威胁朱温生存的是蔡州节度使(治所在今河南汝南)秦宗权。当年黄巢退至陈州一带时,曾大败秦宗权,秦宗权被迫向他称臣。不过黄巢并没有动摇他多少的实力,黄巢失败后,秦宗权势力马上大盛,拥兵数万,不断向邻近州县发动进攻。至光启元年(885年),先后攻下汝、洛、怀、孟、唐、邓、许、郑等州,并曾一度攻下东都洛阳,势力范围迅速扩展,成为中原地区最强大的藩镇。朱温当然要把主要矛头指向蔡州。但由于势力悬殊,他最初与秦宗权的争战胜负参半,最多只能保全自身,根本不能削弱秦宗权的势力。他觉得这仗很难打,照这样打下去,他不仅不能遏止秦宗权的发展,反而有可能在战斗中被他消灭。

为改变这种局面,他决定采用先联后打的方法,北与天平节度使(治郢州,今山东郢城)朱瑄联合,与他约为兄弟,南与陈州刺史赵犇结为姻亲,三方合力,局势大大改观,与蔡州的较量也显得主动多了,他不仅可以在蔡州附近的州县活动,而且还遣部将进逼蔡州,打得秦宗权措手不及。

朱温与秦宗权的关系由被动变为主动,对此秦宗权大为光火,他自认为蔡州兵马是汴州的10倍,却常常被汴州击败,太失他的面子了,于是便在光启三年(887)年初,决定于初夏麦收时,全力进攻汴州。

朱温闻讯开始积极准备。这年二月,派部将朱珍往淄州(今山东博山)一带募兵,令他麦收前必须返回。朱珍到淄州不久,即募兵万余人,又偷袭青州,获战马千匹,四月返至汴州。这时秦宗权已派大军兵临城下,其部将张晷、秦贤分别率军数万,屯驻汴州北郊、西郊,建起三十六座营寨,准备养精

蓄锐,围困汴州。

朱温本来十分着急,见朱珍及时赶回,大喜过望,高兴地说:“有你这一员勇将,我的大事何愁不成!”马上召集众将,商议道:“蔡贼欺我兵力单弱,临城扎寨,要困死我们,不知朱珍已到,我现在兵强马壮,若出其不意,率先出击,定会叫他阵脚大乱,不堪收拾。”于是亲自率军冲出城门,进攻秦贤营寨。

蔡军没有料到汴军会主动出击,果然毫无准备,汴军一路猛杀,连克四寨,斩俘万余人。又退回城内,蔡军惊愕不已,人心惶惶。朱温又令牙将郭言出城往河阳、陕州、虢州一带募兵,不久,又带回万余人,声势更振。朱温屡屡出击,蔡军放弃城西营寨,汇集到城北张旺营中。五月初,朱温又率军猛攻张旺,连破六寨。

正在郑州的秦宗权急忙率精兵至汴州,朱温也遣使向天平节度使朱瑄求援,朱瑄与据有兖州的从弟朱瑾一道率军至汴州,五月十五日,汴、郢、兖等联军与蔡军在汴州北郊的边孝村展开激战,自清晨至黄昏,鏖战一天,蔡军大败,战死二万余人,秦宗权连夜逃往郑州,接着又退回蔡州。许、汝、怀、郑、东都一带的蔡军也纷纷退去,朱温控制了郑州一带,秦宗权的势力开始衰落。

这一场战斗,使朱温在河南中部地区完全站稳了脚根,他的实力也更加明显地体现出来了。此时秦宗权退保蔡州,再已无力进攻汴州。而朱温也没有急于与他决雌雄,他觉得那是一头关在圈里的猪,宰杀只是个迟早的问题,不用太费心,倒是身边的这几个藩镇,最令他垂涎,他时时都想把他们据为己有。因此朱温在暂时放松了对蔡州的征战后,对与自己相邻的兖、郢、曹等地产生了兴趣,不过这四州正是朱瑄、朱瑾兄弟的辖州,他们对朱温又有救助之恩,这令朱温有些为难:“我总得师出有名啊,若无缘无故发兵,叫天下人怎么看我?”朱温苦思冥想,找不到合适的发兵借口,成天愁眉紧锁,有事没事还大发脾气。

这天,朱温的幕府中来了一个谋士,他名叫敬翔。敬翔本是朱温僚属的同乡,曾依王发,想让他向朱温举荐,但过了许久,仍没有着落,敬翔就在汴州各官府、各军营间活动,代那些不通文墨的官佐、将领起草文书信函。他起草的文浅近易懂,又多警句,被不识几个字的朱温所喜爱,召作馆驿巡官,朱温机敏善变,有权谋,部下对他均感高深莫测,唯独敬翔能忖度其心,适时献上计策,渐渐成为朱温的心腹谋士,军机、民政都要向他征询计策。这次,敬翔看出朱温想对朱瑄用兵而苦于没有借口,因此主动向朱温献上计策。听到敬翔的计谋,朱温又一次笑逐颜开,连连点头:“妙,妙,真是妙!”当即找来部将紧急部署。

都指挥使朱珍受命后依计而行,他来到军营中,装模作样地看了一番,说:“现在我军军心不稳,人心离乱,连日来朱瑄以重利招诱汴州军卒,致使许多士卒逃往曹、岛等地,如此下去,我军将不堪设想。”回到汴州后,他又一本正经地向朱温报告此事。

朱温立即致书朱瑄,严加责问。朱瑄十分不满,答复态度强硬,坚决否认招诱之事,朱温马上派朱珍及另一部将葛从周攻袭曹州和岛州,大败朱瑄并攻下二州。

10月,朱珍攻下岛州后,直扑天平节度使所在地郢州,朱温率援军也由汴州北上。朱瑄见朱珍来势凶猛,令部将朱裕与朱珍联络,诈称要作朱珍的内应,约朱珍急攻郢州,朱珍信以为真,连夜赶至城下,一看大门洞开,以为是朱裕为他打开城门,命军士径自入城,刚走入大半,城门忽然关上,朱瑄率军在城上出现,朱珍知道中计,急忙退回岛州,入城的几千汴军或死或降,无一逃脱。朱温闻讯,大骂朱珍无能。正在这时,朱珍派人到汴州迎接妻子,事先未报告朱温,朱温立即派人将朱珍的妻子追回,命人召朱珍回汴,任命排阵斩斫使李唐宾为都指挥使。不过此事被敬翔劝止,朱温又召回派往岛州的使节,放朱珍妻前往岛州,郢州之败,使朱温暂时停止了对朱瑄的进攻。

就在朱温与朱瑄等将较量的时候,蔡州的秦宗权为壮大势力,四处侵掠。唐朝廷对此也深感忧虑,便任命朱温为蔡州四面行营都统,主持对蔡州的征讨。受命之初,朱温还不想全力对付秦宗权,

他看到河东节度使李克用的势力不断发展,唯恐他渡河南下,自己先率军北上,控制了黄河岸边的主要渡口。接着又取得东都洛阳,消除了后顾之忧。然后才大举南下攻围蔡州。5月,在蔡州之南大败秦宗权,将蔡州城团团包围。朱温令诸将环州城建起28座营寨,准备长期作战。至9月,秦宗权仍固守蔡州。朱温因军粮不继,引军退回。但秦宗权也元气丧尽,众叛亲离,12月,被部将擒送汴州。朱温到得蔡州,势力更盛。这年3月,唐僖宗病死,昭宗即位。朱温将秦宗权送往长安处斩,昭宗则封朱温东平郡王。

蔡州大捷之后,朱温在中原地区成了最具实力的藩镇之一,对整个天下的局势具备了一定的主宰权。

经过朱温数年的南征北战,他在中原的霸主地位已基本确立了,但在当时唐朝境内还有一个强大的军事集团,那就是盘据河东(今山西一带)的李克用以及依附于他的其他大小藩镇。

而此时唐昭宗也只是个名义上的天子,他的地盘和影响已经小得微乎其微了,当时除了朱温和李克用之外,河南还有淄青(今山东淄博、青州一带)王师范、郢州朱瑄、兖州朱瑾、徐州时溥;河北地区有幽州(今北京)刘仁恭、镇州(今河北正定)王铎、定州(今河北定县)王郜、魏博(即魏州、博州一带)罗弘信等割据者;关中地区则是华州(今陕西华县)韩建与凤翔(今陕西宝鸡东)李茂贞拥兵自重;蜀中被王建占有;江淮、浙闽岭南等地区也分别为杨行密、钱缪、王审知、马殷、赵隐等割据者占有,十国格局已初步形成。唐昭宗为首的唐王朝形同虚设。所以朱温已经不满足于当节度使,也不满足于当藩霸王,他想在群雄相争的时代,干一番连他自己以前都不敢想的事业。他把自己的事业分为两步,一是要消灭李克用,二是要……而要消灭李克用,就必须要先将那些依附于河东的藩镇除掉。所以为完成第一步,朱温开始了吞食群雄的战争。

朱温还未攻下蔡州时,就把锋芒指向徐州的时溥,徐州居汴州之东,是南北交通枢纽,而时溥又常常与朱温争斗,因此,文德元年(888)十一月,朱温就先后派朱珍、庞师古等人进攻时溥。

第二年正月,朱珍一举攻下萧县,名声大振,徐州城更是一派恐慌,为威慑时溥,朱温声称要亲自出征。为迎候即将到来的朱温,朱珍令部下整修营垒,清扫马厩。但排阵斫斩使李唐宾的部将严郊却不肯听命,说:“现在军务繁忙,干那些事有何必要?主公来了,我们好好打仗就是,何须在这些枝节上烦扰士卒。”朱珍大为不满,派人将他斥责一通:“这是军中大事,岂能有想做与不想做的选择,赶快动作,否则军法处置。”

消息传到李唐宾那里,这位性情火爆的将军当即大怒,气冲冲地来找到朱珍论理。朱珍本来就与李唐宾不和,见唐宾傲慢无礼,几句话不投机,便拔剑将其刺死了。

朱珍与李唐宾职别相近,都是汴州猛将,这次进攻时溥,朱温以朱珍为主帅,唐宾为副将,本是想让他们相互配合,好好打胜这场仗。杀掉唐宾,不等于违背了朱温之命吗?因此朱珍十分后怕,为遮盖事实,逃避罪责,他马上派人去汴州,声称唐宾谋叛,已被处死。信使到汴州后,先到敬翔那里,敬翔也觉得事情严重,便留住使者。到天黑时才到朱温那里去报告这一情况。朱温听完报告,大吃一惊,骂道:“好个无用的东西,不思杀敌,倒先害我一大将,我非宰了他不可!”说罢,就要点兵前往。敬翔见状,慢慢地说:“现在已经是夜晚,行军诸多不便,有事还是等天明再议吧。再说事已至此,主公发怒也于事无补,若草率行事,激反了朱珍,后果将不堪设想。”朱温觉得他所言有理,便冷静下来,问敬翔:“你说该如何是好?”敬翔道:“不如将计就计,先稳住朱珍,再作计较。”朱温依计而行。

第二天,朱温以谋反罪,下令收捕李唐宾的家属。然后派人驰往萧县对朱珍加以慰抚。接着朱温仍按原计划来到萧县,朱珍以为自己的计谋得逞,毫无戒备,远远出城迎接。望着越来越近的朱珍,朱温的脸色一直都很平静,等他走近自己,下拜行礼的时候,朱温大喝一声:“反贼在此,左右勇士给我拿下!”四个武士应声冲上前去,将朱珍按倒在地,像捆猪似的将他结结实实地绑了起来。

朱珍的部下数十人纷纷为朱珍求情,朱温大发雷霆:“大敌当前,不思杀敌,反而自相残杀,害我



大将,此等将领留下何益,你们谁都不许求情,再有谁说,一并处死!”众将不敢多言,朱温命令将朱珍就地斩首,任命庞师古为都指挥使,主持对时溥的进攻。

朱温在萧县停留将近一月,进行大战前的各种准备,并亲自指挥诸军攻袭时溥营垒,力图一举攻克。但因连日大雨,泥泞路滑,大军行动不便,他只得同敬翔商量,暂时放弃攻城,撤回汴州。

朱温走后,时溥见朱温攻势强盛,自知难与匹敌,遂向河东李克用以及郢州朱瑄、兖州朱瑾等人求救。大顺元年(890年)二月,李克用率先派部将石君带五百兵驰援徐州,并准备继续增派援兵。朱瑄、朱瑾等人也答应入援。时溥得到援兵,立即主动出击,攻掠朱温所属的碭山一带。朱温派兵击退了时溥等军马的进攻,并杀掉河东将石君,稳定了军心。

仗打到这个程度,朱温越来越感到李克用是他最大的威胁与障碍。为牵制李克用,不让他继续支援时溥,朱温决定利用朝廷。他上奏昭宗,请派兵讨伐李克用。他的奏请得到新任宰相张浚的积极赞同。于是唐朝廷下令罢李克用官爵。以张浚为河东行营都招讨使,朱温为南面招讨使,讨伐河东。但朱温只想借朝廷给他壮威,并不想全力对付李克用。所以他得到牵制李克用的机会后,自己却乘机向四面进攻,扩大地盘。

张浚自长安率军五万前往河东,朱温也象征性地将攻袭河东的泽、潞二州,稍一受挫,即退缩回来。10月,朱温声称要亲自征讨河东,派使者向魏博索取粮草马匹,并要借道往河东,魏博节度使罗弘信不肯答应,朱温率军渡河北上,进攻魏博。

这时张浚已率军进入阴地关北(今陕西霍县北),与河东军发生激战。由于他所率五万兵多是各藩镇纠集而成,他本人又无战阵经验,很快便溃不成军,退至河阳(今河南孟县北)。但朱温对魏博的行动却十分顺利,连战连捷,攻下黎阳(今河南浚县)、卫县(今河南淇县东)大顺二年(891年)正月,又在内黄大败罗弘信。罗弘信求和,表示服从汴州。朱温达到目的,率军退至黄河沿线,准备进攻河东。而此时,唐朝廷看到对河东的征讨一无所成,便下诏将张浚罢相,贬为鄂岳观察使,又贬连州(今四川筠连县)刺史,为克用恢复官爵,并加官守中书令。朝廷的态度则使李克用势力更盛,他看透了朱温,决定集中兵力对付这个野心勃勃的家伙。他一方面派兵进攻那些出兵河东的藩镇,另一方面又积极联络时溥、朱瑄、朱瑾,支持他们与朱温相争。不过这时时溥已兵弱将寡,力不从心,只有朱瑄、朱瑾还能在李克用的支持下,常常与朱温发生争斗。

景福元年(892年)初,朱温再次发兵攻袭朱瑄,遣其子为先锋将,先进至斗门遭朱瑄袭击,弃营逃去。朱温不知,次日,也引兵赶到斗门,中朱瑄埋伏,败退到州雷泽县(今山东鄄城东南)南的瓠河镇。朱瑄紧追不舍,在瓠河镇又大败汴军。朱温只率左右亲兵逃出。此次失败,使朱温认识朱瑄势力尚强,难以一举攻克,便把进攻的方向转向已经衰弱的徐州。

11月,遣长子朱友裕率军十万进攻徐州。次年初,时溥向朱瑾求救。朱温闻讯,派大将霍存率三千骑兵在曹州一带游弋,阻拦援军。2月,朱瑾亲率二万兵马赶到徐州。霍存见寡不敌众,未敢遽然拦截,派人飞报朱友裕,朱瑾行至徐州近郊的石佛山时,朱友裕与霍存两面夹击,朱瑾大败,逃归兖州。

朱友裕在徐州坚壁清野,以逸待劳,准备长期围困。时溥几次出城挑战,友裕均闭壁不应。朱瑾逃跑时,友裕也不发兵追赶。朱温养子都虞侯朱友恭也在军中,对朱友裕的这种做法极为不满,他暗暗向朱温报告,称友裕不肯尽心作战,恐有异心。友恭本名李七郎,先在汴州经商,后依附朱温。因为忠厚勇敢,很受朱温的赏识,被朱温收为义子。

朱温闻讯大怒,马上命都指挥使庞师古代友裕为将,并追查此事。谁知传令人将命令误交到朱友裕手中,友裕深知父亲喜怒无常的脾气,当即率二十余名亲兵逃入山中,后又奔到辉州(今山东单县),藏到伯父辉州刺史朱全昱家中。朱温夫人张氏听说后,马上派人送信,要朱友裕一人来汴州向父亲请罪。朱温见到朱友裕,依然余怒未消,令左右拉下,准备斩首。

夫人张氏急忙上前抱住友裕,向朱温哭诉道:“友裕舍掉兵众,只身返回,不正好证明他没有异